

由一張珍貴的照片談起：

· 葉文欽 ·

憶空軍氣象長官們（上）

引言

這張是民國九十二年春節過後，空軍氣象退伍人員聯誼時所拍攝，從民國五〇年初到七〇年代末，跨度近三〇年，共十二位氣象中心主任難得合影的珍貴照片，現在軍方氣象工作者大都沒見過，這些長官中也有我從未見過面，但有一半以上是指導我工作的大學長，他們都可以述說一段可貴的空軍氣象歷史。因為我個人自軍校畢業投入工作，除在機場為戰鬥機、運輸機、旋翼機等飛安把關，但我有三分之二的軍旅生涯，是在空軍氣象中心度過的，也是從這單位的副主任退伍；而退伍之前還寫了一篇「空軍氣象中心沿革史」，說明我對這單位的感情。

照片中，前面就座的五位，我不曾直接在他們麾下工作過。後面站立七位，正好是我在氣象中心服務時的預報長、預報課長、主任，這中間就有五位最後當到氣象聯隊長升少將，可見這單位的這三項職務在氣象的重

要性。他們從空軍退伍之後，在社會上也發揮氣象的影響力，大家比較熟悉地可能是有機會曾在電視上露臉的劉廣英（左一）、俞川心（右一）；對氣象局有貢獻的有王時鼎（右三）和俞家忠（左三）兩位，均超過八〇歲還可在氣象局經常走動指導；中間的林則銘很特殊，因氣象較為專業，一般當到聯隊長就直接退伍，他則調任總長辦公室副主任，烏鉞總司令出任中華航空公司董事長，還請他去華航當辦公室主任；氣象聯隊在總部支援，出版兩本與飛行有關的專書，華航主動表示要加印，當他們的訓練教材，烏董事長的「序」，特別強調「飛安」是重中之重，準時、舒適還其次，我想林則銘學長一定對這次的合作有其影響力；因那時正好他的學生劉廣英在當聯隊長。

氣象訓練班及氣象中心

「氣象」真正服務於大眾，肇因於西元一八五四年克里米亞戰爭，「英法艦隊」被毀於風暴之後的歐洲；

我國的中央氣象局，到民國三〇年才成立於抗戰的陪都重慶。中華民國成立，教育部長蔡元培先生，責成利用北京的古觀象臺，成立「中央觀象臺」，其業務涵蓋氣象，留歐的蔣丙然（福州人）被任命為氣象科長，民國二年七月一日正式展開氣象觀測。

民國十年北洋政府的航空署航運處正式成立氣象科，也請蔣丙然兼科長，這應該是我國有「航空氣象業務」的開始；民國十三年春，蔣丙然奉命接掌「青島觀象臺」，當年十月十日我國的「氣象學會」正式成立；在這兩個單位及青島的山東大學，蔣丙然曾培訓過氣象人員，後來有幾位最早進入空軍氣象部隊；因其兒子抗戰



前排座位左起吳宗堯、蔣志才、曹淦生、魯依仁、曲克恭；後排左起劉廣英、羅季康、俞家忠、林則銘、王時鼎、梁瑞禎、俞川心。

時就在空軍服務，已先派來臺灣接收，經其老師（時任臺大校長）的協助，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，蔣內然就來臺大負責農學院的氣象課程，後得以遠離內戰及躲過大陸的文化大革命。

民國十年庚子賠款與胡適第二屆赴美留學的竺可楨，回國後在東南大學地學系（含氣象）任教（後改名中央大學），最早培養我國大學本科的氣象生，抗戰前後他的學生不少人進入空軍，包括朱文榮、陸鴻圖等，後來成為抗戰時氣象部隊的實際負責人。北伐成功後，國民政府定都南京，民國十七年成立「中央研究院」，命蔡元培為院長，竺可楨辭中大教職專任「氣象研究所」所長；抗戰爆發之前，氣象研究所曾培訓過四期氣象人員共百餘位，抗戰爆發之後，有四分之一進入空軍服務，大部分後來到臺灣，這批人均成為空軍氣象重要骨幹，如趙恕、戚啟勳、殷來朝、斯傑、徐寶箴……等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，航空事業興起，德國漢撒航空公司要開闢經新疆、甘肅、今內蒙古到北京的航線；因中國境內當時的氣象資料近乎「零」，所以他們委託大探險家斯文赫定組團，也獲得當時北洋張作霖政府的批准，要在中國境內做「氣象觀測」

；這引發北京學界強烈反彈，經談判後共組「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」，前後八年（民國十六年至二十四年，含國民政府後兩年之西北交通路線調查），在氣象觀測方面，共有六位國人參與，其中劉衍淮和李憲之，後來一起去德國獲柏林大學氣象學博士。

民國二十三年劉衍淮先回國，在北平師範兼清華大學任教。黃埔軍校北遷南京改名「中央軍校」，民國十八年曾有「航空班」之設立，也成立南京航空測候所，學生來自第五、六期，後來追認為航校一期，來臺這期出了陳嘉尚、徐煥昇兩位總司令；民國二十一年在杭州笕橋設立「中央航校」，賴名湯原是中央軍校八期，後來轉飛行成為航校二期。因為飛行必須瞭解氣象，航空委員會特請竺可楨所長推薦適當人選，劉衍淮就在民國二十五年十月應聘南下進入杭州笕橋，為飛行生講授「航空氣象」兼氣象臺臺長，他因有博士、教授資格，被授予中校官階，當時的教育長王叔銘也是中校。

隔年「七七抗戰」爆發，航校內遷雲南昆明改稱「空軍軍官學校」；戰爭甫爆發，隨戰事的需求，氣象人員極缺，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，航空委員會責成劉衍淮在官校內成立「測

候訓練班」，第一期由官校停飛生轉訓，第二期起就對外招生，在昆明一共培訓五期，當時還請在「西南聯大」的李憲之、趙九章兩位博士前來兼教；民國三十四至三十八年間，在四川成都鳳凰山機場訓練到第十期，並改名「氣象訓練班」，是空軍最後離開大陸的訓練單位。

氣象班一度獨立、二歸官校、三次進出通校；民國四十九年劉衍淮在官校訓練到第十五期，因上校年限自空軍退伍。現機、通校非飛行之後勤專長訓，均歸「航空技術學院」。而在大陸時期，氣象訓練的昆明畢業生，尚支援過抗戰，在成都時雖內戰期間，但正好在大後方受訓，受波及其實不大，故在民國三十八年第九、十期畢業時，就直接全部分發到臺灣各機場，所以空軍所訓練這十期學生，後來最主要發揮功能及貢獻，反而是來臺灣之後。抗戰勝利後，航空委員會改稱「空軍總司令部」，參謀單位在總部有「氣象處」，實作單位有氣象總隊、五個氣象大隊分屬在五大空軍（瀋陽、北平、西安、漢口、重慶）軍區、另一獨立「五五一」氣象中隊在臺灣，機場有氣象區臺及氣象臺；民國三十六年元旦，在南京成立「空軍首都氣象區臺」。（未完待續）